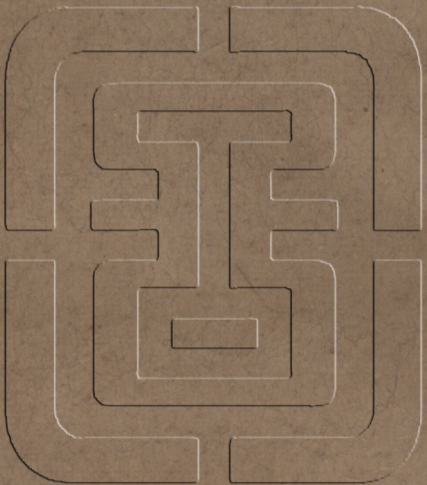




423



吕氏春秋

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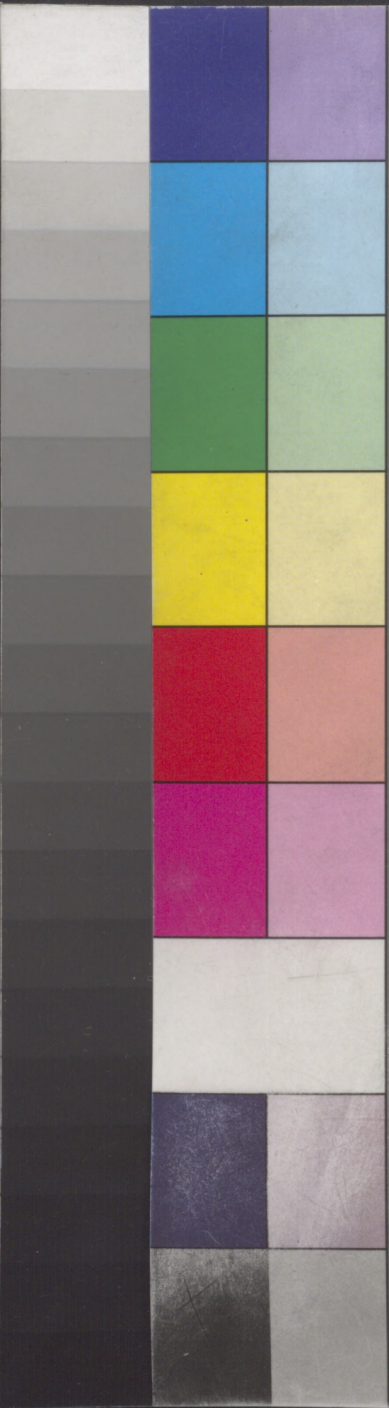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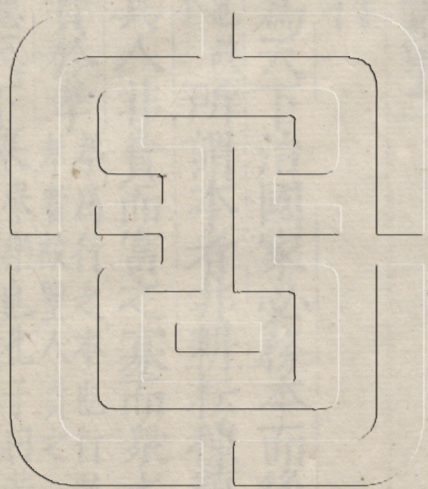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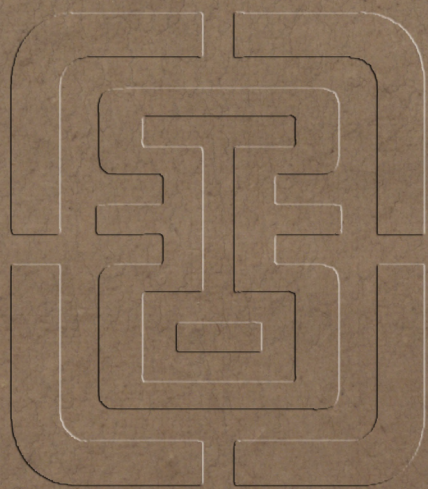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昌氏春秋第十四卷

齊

宋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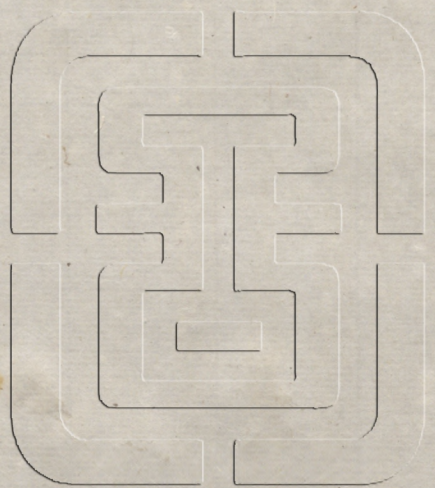
張邦望

徐休休

何五長

南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齊, 宋, 張, 徐, 何, and 南.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人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故得萬國之權心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囚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先近後遠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也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於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能全支體以守宗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室不土漉下濕故曰養體之道也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章以極目觀

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簇姑洗蕤賓無射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之角徵羽雜八音養耳之道也以聽耳故曰養耳道熟五穀烹六畜養口之道也熱五穀烹芻藜

故曰養和顏色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謂為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坎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本教曰孝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

也樂自順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

功名故曰得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故曰其本有

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仇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察其所以然際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媵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

苦勤也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也息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

以成功也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人得而用之伯牙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

受禮義法則足為鼓琴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

與共治國也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杖之於廟爨以燿火

爨以犧其周禮司禋掌行火之政今火者所以後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臬燭以照之爨以牲血塗之曰爨燔讀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曰權衡之權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復草食者也水居者

腥肉攪者臊草食者腥水居者川魚鼈之屬故其

之謂鷹鵬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食草木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

臭惡猶美皆有

臭惡猶美皆有

臭惡猶美皆有

臭惡猶美皆有

臭惡猶美皆有

臭惡猶美皆有

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
腊以臭為美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時疾時徐滅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

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故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

失任也論語云失任不食甘而不噉一作酸而不酷醜而不臠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狸猩

之唇獾獾之炙狸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鱗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擊名擊讀如棹枕之

聞旌象之約旌象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旌象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

之肉美貴異味也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外沃

民所食食鳳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有珠百璫醴水在蒼梧環九淵之山藿一作水之魚

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龍水在西極若如也翼羽翼也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鯉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積

崑崙山名在西比其高九萬八千里積木類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

其實者不死指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故曰壽木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

之葉焉題難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

之而餘督一作之南南極之崖勞一作有菜其名曰嘉

仙也餘督餘督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陽華之

樹其色若碧故印嘉樹食之而虛若碧青色陽華之

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具區澤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

聞華言其美善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地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越駱之菌鱣鮪之

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大夏之鹽宰揭

醢以爲醢醢無骨曰醢有骨曰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比長澤之

郊長澤大澤在西西方大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陽山之稔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崑崙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海南方水之美

之海稔關西謂之稔稔州謂之堅稔黑黍也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崑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皇宗火卷后

二

果焉群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蓀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蟠冢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彼謂

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

首時一作晉時

三日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君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日時固不

易得固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

夷之士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僚之子客者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顏貌不

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事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聽其說說畢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大說其將必用之也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孫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

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鄉

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熟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

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也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觀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之不知其葉也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

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

始也鄭子陽之難獒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獒狗

者誅之人畏誅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

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窞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以兩版築垣英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恣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從正故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安樂也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安樂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天之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告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地也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今偷愈一作可後將無復復作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一作資後其賞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
 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穀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主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
 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日出圍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易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酒遂定三家韓魏豈非用賞罰當耶
 也當正也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亡國之主不聞賢稱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釋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釋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

史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之謂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替年勿復三年也夏屋

山代之南山也觀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

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

好於代者非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

事故言萬故也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襄子謁於代君而請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觴之馬郡盡謂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

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

君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

之時酒合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作成一下也首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

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

山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

遵理三君楚王句踐楚文王趙讓然而後世稱之有

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

闕失雖為王可也

慎人一作順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編水利灌溉編

蒲葦結畧網手足胼胝不君止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如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也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為虞百里奚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避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入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栢喻君子

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

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

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

皆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厄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

返更也更取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

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

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道也

樂兼善也所樂非窮達也

窮達一也

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

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

由虞乎穎陽虞樂也穎水之比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在穎水之北故曰
樂乎穎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
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
出何書也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
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不

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父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乎一作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籟二孔籟也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姁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作

心不可一本下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戒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

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屬女以婦德而不

說惡也 醜何傷明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俎昌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雄一作穎廣顏色如浹穎一作

沫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盪盪盪也陳侯見而甚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告之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無知所知也

而使之是侮也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喪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惡足以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是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衰友愛救治讐廢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救治讐廢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也

至道宜一遇明世任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所遇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至七十九者乃大幸耳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

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

諸父也諫紂紂曰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見紂之亂而佯狂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

權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夫差不欲與越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莫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

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

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

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

故血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年而為碧也

已疑曾子悲孝已殺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一作

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

天下

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

書五十二篇各之曰莊子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

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

一作以不能鳴死

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訐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

禾兩

故以為法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

始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

法則也神農少典

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

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為法則者也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劉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飢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

故曰直則飢詩云草木合則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

謀不肖則欺多智則大謀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

上地大儒也下之取鄆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

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鄆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

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想我於

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想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

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縱也於是相

與趨之趨逐也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

人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

越次第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也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

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

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

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雅之

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

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和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張毅好恭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

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一作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一作

棄世謂不食穀實不衣芮溫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

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衆不外

謂此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

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

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

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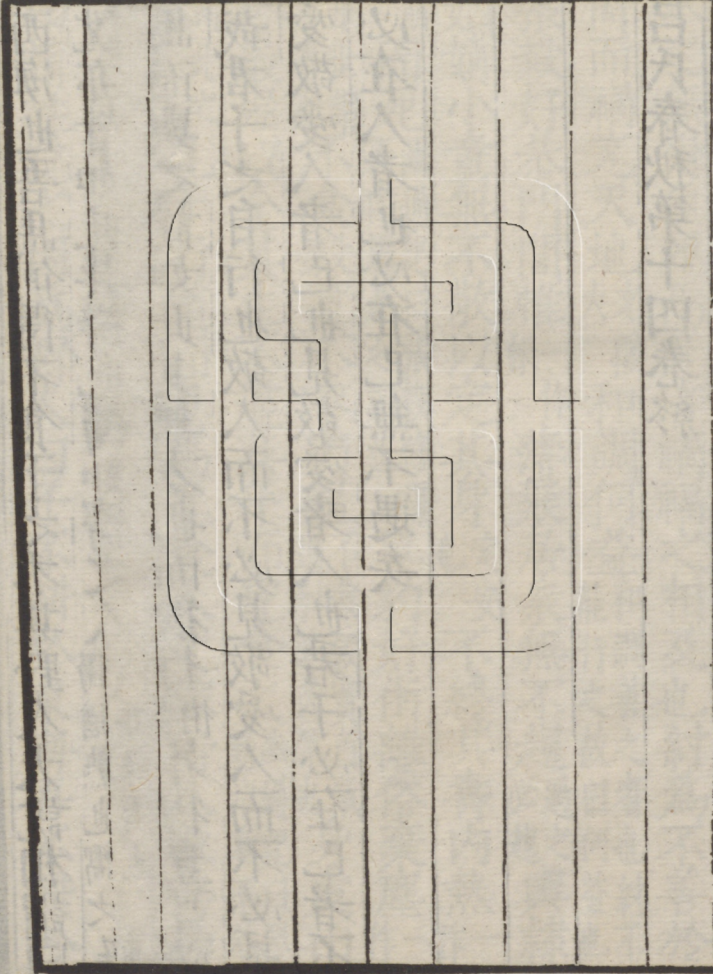
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

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

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張邦瑩 何玉畏校

慎大覽第三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勝其敵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有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

以言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般亂也分分恐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回憂桀愈自賢矜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

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

也盡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

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湯

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

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商不變肆安

所親鄭如夏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此之謂

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

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武王勝

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封帝堯之

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封比干

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

清淨其宮衣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

為國以書社賞之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後

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

策勳此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

桃林秦晉之塞也蓋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
在華陰西長城是也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
械也熊虎爲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第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愬履

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

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

覆虎尾之危以言所知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

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穰子伐

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不過三日三日則風風一作

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日中則反故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而兩城下其及我乎傳曰

如此斯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爲

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

嘗勝矣而卒取云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

而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

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今公輸般守備墨子

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各程魯

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者不以疆弱言

能以術疆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其弱也

管子卷之三

四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

受三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五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

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櫪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也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也牙也也輔頰也車輔相也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也夫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

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

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

襄子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

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

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

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

行山中道狹故斷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風繇亡智伯欲鐘之

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

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誓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壘剗也壘也若

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剗觸子苦之苦欲齊

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退之卒

北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

所不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

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

嘗有齊王怒曰若殘堅子之類殘餘也堅子惡能給

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

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

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滑

乃大惑者也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說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

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懼懼狠乎其誠自有

也有道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

偽明貌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昏乎其深而不測測

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由與之與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吳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也本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克實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宙言其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若此者五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綖北面而問焉一作得之矣去猶陰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不以帝見善

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也若如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繆一目二至弗得見繆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生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鷙祿爵者固輕其主

鷙亦其主鷙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鷙祿爵吾庸

敢鷙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脩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德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別伯也賦于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乘耳而云萬乘復素言也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行以忠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情實一曰素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雅獨也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敬禮一作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謹也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後行仁義束脯以食鬻桑之

餓人以免靈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

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骯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而哺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

舉車也教宣孟使就車也

吾請為君及死

及還也

宣孟曰而名為誰

而汝也

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闢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教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此周南之風兕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

其城藩也以喻骹桑下之扞趙盾之難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文王以多士而趙盾

以桑下之人去患也

人主胡可以不務求士

求愛也

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

博廣也

博則無所遁矣

遁失也張儀魏氏餘于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大夫廢子為也餘受氏為長

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

拜昭文君之言也

張儀行

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

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

德猶也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

張儀也今秦惠王師之

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

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

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及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子孟嘗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及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圍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

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會孫辟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

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王曰此寡人之

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言當為孔丘墨

所欲得欲得人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

欲也故曰是也當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無官為長

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

願其尊高安而利也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

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循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

弱可以制疆大矣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

晏春以卷五

百

也補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

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鎗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

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對人之頸刺人之腹墮人之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

不得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

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

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荆王

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辨說以服荆此之偃息故

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徒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亦為唱歌歡之令走也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必得也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比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踏走則顛常為蚤

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

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固難必雖然

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

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

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

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
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
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
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
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
使齊人得收之彼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得尸而財費之
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
也以盡之令其貧窮日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
孔青曰敵齊不乃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窳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窳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能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
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文公
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經文之業定武
之功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
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
教勤天子之名以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
示諸侯於此在矣
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
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陽今河南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
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各犯者耶管

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

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

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

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文也迴通也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

禪位因人之心也變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

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

至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埒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

言怨之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遠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勝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車三百虎賁二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焉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報自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降

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

耕而穫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曰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萬事因也十一字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奸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遵一辨子瑕見釐夫人因也辨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于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瞶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狼推

此言之不得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專則敗故曰拙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何益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也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一作世異而典殊東夏東方故也命今也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一作乎

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悞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令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民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故審堂下之陰陰以夕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

見一作先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

浮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澶一作灌水澶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

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

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

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

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其時已與先王之

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

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

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

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殤

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循一作循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

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

也是故有天下七十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

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取良劍也

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鏤名也王者乘之遊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驥驚千

驚因曰驥驚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

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

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遠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舟止從

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

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

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

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

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

高氏訓解

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玉畏校

先識覽第四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地從

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賈父處邠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得化耳故曰得其要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下也

殷內史向鞅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僻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己為姑息之臣而與近之

政賞罰無方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刑比干之心折材土之肝割孕

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于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

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節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書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書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

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者也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事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也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予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也威公薨建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葬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及其身以

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齊人齊王欲留之仕

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

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

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

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

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

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

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利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

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利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

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奔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

也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

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不知其賢而不用之

也未必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治則與無賢同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絕也得士則

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曰慎一日以終其世世世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剋剋不得休息而佞進佞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謔

遽解左駮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啻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
辭不讓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
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今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休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子陽鄭相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子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同一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照見與不照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照者目無由接也見故曰與不照士未嘗照故未

德不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謂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之前故曰接遠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離子貢辯敏無由戎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亡身滅不自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翰焉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既也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

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為奄人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

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翹魁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感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蕭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

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

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有一

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

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

十社凡千家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

袂而絕乎壽宮家冑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公寢堂也蠹流出於戶

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和臣爭權莫能

欲人見故掩以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無由接見也無由接

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

于常之巫術公貴謂堅刀易

于啓方之屬也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故箕子窮于商為紂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

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不鳴鐘鼓悉聲曰襲襄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襄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襄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也

池縣西峻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友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起車四乘也左君位右不載而卓右之不載走

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禮稱君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東邊候晉一作瞻注亦同之道晉國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又公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退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蹇叔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廣樂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

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能有為也雖此今世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日聽無事治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及報文侯報自也有貴一作責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今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

三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越王勾踐破吳於

也讐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武

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

與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友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則篡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于矣聽從也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無水曰谿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政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

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

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

居攝三年伐奄入國之中最大者作尚

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

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

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

三義此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之謂也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孔子見之以

而勸德此之謂也

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借稱王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

格闢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子也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伐郢復

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曹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東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殺羊事也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事也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利執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軍餼輸之於川與士卒從及羊斟而身死虜故曰大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介其雞介甲也作小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鐵距脊其距上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官而益其一作

之宅平子名意如悼于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季氏之舞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郕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徃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冢為一郕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魯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幾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

王制法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一言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今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有也宥利也又夫請云為也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身
也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可而然不然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克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足以知物之情入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不為善而從一作邪辟使人從
謂善故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是刑名異充
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
善之悖逆者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齊湣
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
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
不能知其所以行徒謂之士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
故也

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讐邪火

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潁王讐其讐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讐也然二人卒讐之潁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

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

終日以自讐者也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

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

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肯用

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

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

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

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

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

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

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

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

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

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

敢鬪者是全王_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
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
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王周室之孟
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
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
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潛王
繼篡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
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終

